

中国中世文学研究论集

下

章培恒 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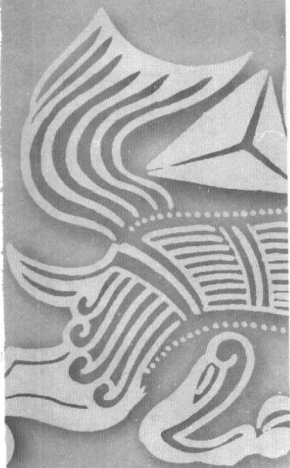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中国中世文学研究论集



章培恒 主编

下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目 录

中古诗人如何走向“独善”之路	廖美玉(1)
中世文学大势	林继中(51)
道论对中世文学发展上所起的作用	金学主(66)
中古诗歌史的逻辑进程	王鍾陵(75)
公元 1190 年,中国中古、近古文学的分界点	李修生(97)
中世与近世诗歌中农商关系之转变及其意义	陈书录(103)
赋体的基因与突变	简宗梧(125)
从文学标准化到文学程式化的发展探索	王三庆(158)
古籍中“意象”语例之观察	杨 明(189)
文学·文体·文选	曾枣庄(228)
关于建安作家历史地位的计量分析	王 玫(248)
六朝文论中的“感官”论述	陈昌明(263)
历史记录和志怪小说	
——关于裴松之《三国志注》所引的异闻故事	
.....	林田慎之助(316)
南朝咏物诗艺术研究	沈文凡 窦可阳(334)
南朝艳诗探源	胡志昂(351)
梁代文学分期与三派问题辨疑	林大志(369)
王者之膳	
——饮食文化与小说文艺观	康来新(383)

- 论郎官及其活动与中唐文学的关系 马自力(408)
- 洪州禅与中晚唐诗坛 朴永焕(448)
- 唐以前傀儡戏考述 曾永义(489)
- 唐代小说研究理论模式浅探 全寅初(521)
- 宋代文坛的名公印可效应与作家成名的非文学
因素 王兆鹏(543)
- 杜集刊行与宋诗宗风
——兼论印本文化与宋诗特色 张高评(556)
- 词体绮艳风格的形成 孙克强(633)
- 宋诗茶文化语词例释 黄灵庚 宋清秀(647)
- 宋词“嵌字体”探析 王伟勇(667)
- 《四六膏馥》与南宋四六文的社会日用趋向 杨 忠(697)
- 全宋诗禅师自赞画像之考察 罗宗涛(708)
- 看画禅:南宋文人“以禅解画”之思想内涵
——以李生“潇湘卧游图”之南宋题跋为例
..... 衣若芬(748)
- 从《全宋诗》的编纂看宋末元初诗人的断代问题
..... 漆永祥(775)
- 究天人之际,稽治乱之理;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
——论《史记》的创作宗旨 张玉春(790)
- 《汉鼓吹铙歌十八曲》的文本类型与解读方法 姚小鸥(798)
- 班固的“赋”论及其影响 杨海峥(816)
- 王逸《招魂章句》考辨
——日本钞本《文选集注》和洪兴祖《补注》本的
文献研究 李 庆(825)
- “飞驰”新解
——读《典论·论文》札记 戴 燕(845)

孙吴子书的政治取向及其对孙吴文学的影响·····	韩格平(860)
太康之英	
——嵇含的生平家世及学术考·····	江建俊(871)
《南方草木状》所记小说故实讨原	
——伪书窥管·····	马泰来(909)
郭象“碑论”、“文论”考	
——对一个有关六朝文体与文学批评的问题的 考察·····	程章灿(923)
陶潜作品中“命”的视角与随之而变化的人生画面 ·····	蔡宗齐(936)
陶渊明生命中的困境及其解脱之道·····	陈怡良(973)
从《赵泰》看佛教对中国小说发展的意义·····	张 兵(1042)
浅谈刘勰对风骨论的儒家化改造	
——兼论南朝易学与刘勰风骨论的关系·····	查屏球(1063)
钟嵘《诗品》沈约诗源出鲍照解·····	林家骊(1098)
《诗品》品外诗人之考察	
——以南齐至梁初为中心·····	陈庆元(1114)
朝鲜版五臣注《文选》的版本研究·····	矾部彰(1133)
明代《文选》类总集叙录·····	郭英德(1198)
《玉台新咏》选录标准所体现的女性特色·····	谈蓓芳(1215)
王维诗与申纬诗之绘画技巧比较·····	柳晟俊(1229)
元刻本《唐翰林李太白诗集》叙录·····	刘 蓓(1259)
秦州时期杜甫的遁隐计划和对农业的关心·····	古川末喜(1273)
《文镜秘府论》对日本诗学的影响·····	张伯伟(1305)
温庭筠《菩萨蛮》“小山重叠金明灭”相关问题辨析 ·····	吴宏一(1321)
钱惟演与《西昆酬唱集》·····	池泽滋子(1371)

- 王安石文系年续考 贾三强(1398)
- 谁复轻儒者,难淹笔砚间
- 论梅尧臣注《孙子兵法》与北宋文人谈兵
- 风气 刘 瑛(1412)
- 苏舜钦在北宋诗歌革新中的地位 宋龙准(1421)
- 《东坡乌台诗案》流传考
- 围绕北宋末至南宋初士大夫间的苏轼文艺
- 作品收集热 内山精也(1429)
- 活计无多子,文章自一家
- 论苏辙晚年散文,兼谈“元祐体” 朱 刚(1463)
- 二苏“五经论”归属考 顾永新(1484)
- 朱子诗文略论 刘永翔(1503)
- 朱熹“淫诗”说
- 诗学诠释的“哥白尼革命” 陈建华(1508)
- 论朱熹吕祖谦在散文史上的作用 顾歆艺(1536)
- 乾道、淳熙间朱、吕往复书札的文学解读与历史
- 解读 严佐之(1564)
- 闺怨:写实还是寄托?
- 关于《妾薄命叹》的解读 张宏生(1582)
- 春浓花艳佳人胆
- 《碾玉观音》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开拓与创新
- 张蕊青(1595)
- 日本所藏《西厢记》版本知见录 黄仕忠(1604)
- 从《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》看《诗渊》作品署名
- 方面的问题 李 更(1637)
- 日本三曹研究文献概观 钱振民(1655)

十年耕耘留足迹

——近十年大陆地区唐代小说研究的扫描与思考

..... 李芳民(1670)

地域与中心：中国文学展开的空间观察 陈引驰(1697)

关于唱和诗词研究的几个问题 巩本栋(1711)

古代中国言·象·意结构之初形 饶龙隼(1739)

四库全书的欧西文明曙光 吴哲夫(1758)

太康之英

——嵇含的生平家世及学术考

成功大学中文系 江建俊

前 言

谯国嵇氏，除名列竹林七贤的嵇康外，少被人注意，即若列《晋书·忠义》传之首的嵇绍，亦未被关注，是以连允文允武，深思密虑的嵇含，其生平事迹与学术，世亦罕有考之者，仅张宗子作《嵇含文辑注》^①曾就遗文略加注释耳。其实嵇氏自汉末曹魏间，已渐在政治、军事、学术上扮演重要角色，自嵇康父嵇昭以下，迭有入史传者。嵇含除政治、军事具长才外，以好学能属文名于世，其《南方草木状》一书，为“举世区系植物之首创”^②，而确立其在中国植物学史的地位；另外，嵇含的诗、赋、铭、诔、诰、议、书、论及军国书檄皆有可观，尤其在题咏植物方面，最为突出，足见其观察之深、阅历之博。其余反映时代之篇，多存规讽，颇见其入世担道之襟期。所存散文如《吊庄周文》则淋漓恣肆，径直之中寓讽，为讽刺文学的名篇，故总其文学及学术成就，允为太康之英。本文将

① 《嵇含文辑注》，北京：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，1992年1月，页1—110。

② 同前注，胡道静序，页1。

爬梳嵇含之家世、生平及学术，庶几使嵇氏在魏晋间活动之迹得以显明，亦以阐扬嵇含之性行与学说，使嵇氏家学门风得以展现，填补此期学术研究之缺漏，以为知人论世之参考。

一、嵇含家世考

嵇含，字君道，河南巩县亳丘（今鲁庄）人，自号“亳丘子”，门曰“归厚之门”，室曰“慎终之室”，可推其修身兼顾儒道。祖父喜，叔祖康，父蕃，从父嵇绍，皆有名于世，嵇氏遂为名族。据《魏志·王粲传注》引《嵇氏谱》云：

康父昭字子远，督军粮，治书侍御史。

嵇氏祖先本姓奚，会稽上虞人，因“避怨”而迁徙到谯国铨县（今安徽宿州西南），据《晋书·嵇康传》载铨有嵇山，家于其侧，遂改奚为嵇氏。而虞预《晋书》则言取“稽”之上加山以为姓，盖以志其本也。到了嵇昭，字子远，乃投靠曹操，在曹操的幕府中负责军粮的调度，及掌属于弹劾监察的治书侍御史，以职任并不显赫，史传不明，故未能确考其生卒年。妻孙氏，此按《嵇氏谱》所载：“康兄喜……母孙氏”得知。若据《嵇康传》言其“早孤”，及《幽愤诗》自言“少遭不造”、“哀哉靡识，越在襁褓”，康生于黄初四年（223），则约可推嵇昭卒年约在黄初五六年左右。嵇康应有一长兄，从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中言“吾新失母兄之叹，意常凄切”；及其《思亲诗》言“嗟母兄兮永潜藏”，推其母兄之丧应在写《绝交书》（景元四年，263）之前不久，时康年三十八岁。此兄绝非为嵇喜，因嵇喜死于康后，还为康作传。

嵇含祖父嵇喜，字公穆，约于三十岁时应司马氏之召，出任

军职，时约在高平陵事变(249)之后，且后来甚被器重，历徐、扬州刺史。以其志在功名，为其弟嵇康所不谅解，从嵇康《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》十九首中，对其终始有亏，为时所羁，从此不得携手长相随，优游原野而感到憾恨。在他的诗句中，一方面笃念亲情，对预知将各走各的路，顿使咫尺天涯，意为之“徬徨”，故每“揽辔踟蹰”、“抱恨山阿”，心忧之极，则“怆以其悲”，并为之“永叹”，甚至“涕泣如雨”，可见兄弟之情弥笃。

在嵇康赠兄的诗句中，他追思昔游，欣悦中竟忘晨夕，如：“朝游高原，夕宿兰渚”、“拥被长川，言息其浒，陟被高岗，言刈其楚”、“载我轻车，南凌长阜，北属清渠，仰落惊鸿，俯引渊鱼，盘于游亩”，叙述其登山涉水之际乐也融融。而在芳春时节，则“轻车迅迈，息彼长林，春木载荣，布叶乘荫，息息谷风，吹我素琴。咬咬黄鸟，顾俦弄音”、“驾言出游，日夕忘归”、“邕邕和鸣，顾眄俦侣”、“论琴咏诗，优游容与”，当兄弟陶醉山水间，自在和乐的景象如在目前，一片生机。本以为可如鸳鸯之相依为命，如双鸾之形影不离，优游自在，如咬咬黄鸟之“顾俦弄音，互相呼应”；或能长在清夜酣饮，彼此劝酒，继之弹琴，你唱我和；或托好松乔，携手灵岳，相誓以怡志养神，以相守至终老。不意外在名利诱惑，而改变初衷。他在诗文中屡屡提到：“何意世多艰，虞人来我疑，云网塞四区，高罗正参差”、“世路多嶮巇”、“世故多纷纭”、“流俗难悟，逐物不返”；此虽未明说其故，却可揣摩兄弟在仕隐的态度上，及亲司马、亲曹之党派分际上的异趋，也对司马氏之罗织，使兄弟分散而悲愤不已。

他叹惋外在的环境及世俗的迷惑，使其兄动摇了本志，而割舍手足之情，其中如“弃此荪芷，袭彼兰艾”句，实痛其兄“昔为芳草，今为兰艾”，日就沉沦于势利之途也。虽说事体幽深，本难一概而论，且人各有志，难以勉强。嵇康也曾言“子文三登令尹，是

君子思济物之意”，他并不反对出仕，只是出仕是为了“济物拯民”，而非为了功名利禄。何况司马政权为了篡夺曹氏政权，无所不用其极，怎能趋附以成帮凶？此甘心受网罗，岂不随波逐流？不知名利之途，隐藏着陷阱，也充满着危机，他警告说：“鸟尽良弓藏，谋极身必危。”故当知危而退，此也隐藏着担忧。良由世路险阻，岂无颠沛？“然彼幽縶”，是说从此劳形苦心不得自由，倒不如泽雉，三步一啄，五步一饮，而羽毛悦泽，啼声洪亮。人生贵适志耳，回归自然，“身贵名贱，荣辱何在？”“寂乎无累，何求于人”、“俯仰自得，游心太玄”、“采薇山阿，散发岩岫，永啸长吟，颐神养寿”，这是嵇康“含道独往”，独行踽踽，纵心无悔的选择，也是弃世养神的坚定声明。从其近乎自叙本志的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一文中，康已明示“荣进之心日颓，任实之情转笃”，而以守陋巷，与亲戚叙阔为乐，自不愿涉入政途。

他用了许多惋惜及企盼的字眼表露思兄的怅郁之情，希冀能打消嵇喜出仕的念头，如“嗟我独征，靡瞻靡恃”，“伊我之劳，有怀佳人，寤言永思，宝钟所亲”，“所亲安在？舍我远迈”，“仰顾我友”，“我友焉之？隔兹山冈；徒恨永离，逝彼路长”，“虽有好音，谁与清歌？虽有姝颜，谁与开华”，“感物驰情，思我所钦”，“思我良朋，如渴如饥”，“郢人逝矣，谁可尽言”，“旨酒盈尊，莫与交欢。琴瑟在御，谁与对弹”，“佳人不存，能不永叹”，这些情感激烈的字眼，正反映嵇康多么企盼其兄能回心转意呀！在漫漫人生道上，自其兄离去后，顿失知己，使他独居孤寂、徬徨无依。山河大地，无非献愁供恨，已无心游赏，从而对其兄的贪恋仕进，发出“荣辱何在”的质疑。凡此以亲友之情为主题，径直地表达其深衷的作品，都十分警策^①，以其发自真性情。

① 钟嵘《诗品》言此为“五言之警策”。

由于嵇喜对功名的追求，故为名士所鄙，《世说·简傲》注引《晋百官名》曰：

嵇喜字公穆，历扬州刺史，康兄也。阮籍遭丧，往吊之。籍能为青白眼，见凡俗之士，以白眼对之。及喜往，籍不哭，见其白眼，喜不怩而退。康闻之，乃赍酒挟琴而造之，遂相与善。

“青眼”表示另眼看待，“白眼”则有轻视不屑意，二者高下立判。注又引干宝《晋纪》曰：

安尝从康，或遇其行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，弗顾，独坐车中。康母就设酒食，求康儿共与戏。良久则去，其轻贵如此。

《世说·简傲》曰：

嵇康与吕安善，每一相思，千里命驾。安后来，值康不在，喜出户延之，不入。题门上作“鳳”字而去。喜不觉，犹以为欣，故作。“鳳”字，凡鸟也。

嵇喜为吕安^①等名士所轻，在其“荣进之心”强也，故一直打不进“七贤”的行列；诸名士视之为“俗物”，而未能与之神契者在此也，足见兄弟二人个性判然。虽则如此，嵇喜实真爱护其弟者。其“见机而作”，投靠司马昭，固有“营家门”^②之意，实亦暗中护卫嵇康，他深知其弟暗于机宜，又有好尽之类，不能审时度

① 《晋阳秋》言吕安字仲悌，东平人，志量开旷，有拔俗风气，与嵇康为友。

② 嵇氏家世本儒学，以名教传家，为巩固门户，自得出仕为官。

势,这样下去,迟早会将自己的生命推到危险的边缘,因而借着自己之投靠以缓解司马氏的猜疑。

在嵇康的《幽愤诗》中说到“母兄鞠育,有慈无威,恃爱肆姐,不训不师,爰及冠带,冯宠自放”,此“兄”虽考非嵇喜,而为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中所称的“新失母兄之欢,意常凄切”者。但从嵇康下狱时,有太学生数千人为之声援,又豪俊之愿随康入狱,皆有嵇喜为之奔走解救之迹;因为嵇康妻为曹家宗室女,嵇氏家资亦富,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,易于动员。即康临刑,亦取琴让康作“绝响”之弹。据《世说·雅量》注引《文士传》载:

(嵇康)临死,而兄弟亲族咸与共别。康颜色不变,问其兄曰:“向以琴来不邪?”兄曰:“以来。”康取调之,为《太平引》,曲成,叹曰:“《太平引》于今绝也!”

足见嵇喜深知其弟之个性也。此处言嵇康临终所弹者为《太平引》,然一般所传文献皆作《广陵散》,如《世说·雅量》即是。唯《疏》云:“《世说》作《广陵散》出嵇喜所为。”则嵇喜、嵇康兄弟同好音乐,也有共同的文学素养。嵇康死后,代为教诲其一子一女者亦为嵇喜;为嵇康作传以传嵇康之性行人格者亦为嵇喜,观其所为《嵇康传》言:

家世儒学,少有隼才,旷迈不群,高亮任性,不修名誉,宽简有大量。学不师授,博洽多闻,长而好老、庄之业,恬静无欲。性好服食,常采御上药。善属文论,弹琴咏诗,自足于怀抱之中。以为神仙者,稟之自然,非积学所致。至于导养得理,以尽性命,若安期生、彭祖之辈,可以善求而得也。

著《养生篇》，知自厚者所以丧其所生，其求益者必失其性，超然独达，遂放世事，纵意于尘埃之表。撰录上古以来圣贤、隐逸、遁心、遗名者，即为传赞，自混沌至于管宁，凡百一十有九人，盖求之于宇宙之内，而发之乎千载之外者矣，故世人莫得而名焉^①。

此强调嵇康之才性高亮，崇尚自然，不喜仕进，讲求养生等，将嵇康塑造成超然物表、旷迈不群的形象，而绝不涉及政治层面，此有心之作也。因为作此传时已入晋，自有难言之苦，亦为嵇康无意仕途而被杀申冤也。而其言“家世儒学”，可从其入太学写“石经古文”推嵇康先有渊深的儒学素养，至其后之高喊“六经为芜秽，仁义为臭腐”、“明堂为丙舍，讽诵为鬼语”，乃有激使然^②。

在嵇喜答嵇康的诗中，反复申说“李叟寄周朝，庄生游漆园，时至忽蝉蜕，变化无常端”、“君子体变通，否泰非常理。当流则义行，时逝则鶡起，达者鉴通塞，盛衰为表里”、“纵躯任世度，至人不私己”，“列仙殉生命，松乔安足齿”，“达人与物化，世俗不可安？都邑可优游，何必栖山原？孔父策良驷，不云世路难”，“出处因时资，潜跃无常端”，此一方面表明自己不愿岩栖之志外，也在奉劝嵇康应仿“达人”的虚己游物，应变顺和，一龙一蛇，变化无端，出处去就，能与时消息，顺着自然局势而应变，这样才能免于累害。同时，诚如向秀《难嵇叔夜养生论》所云“贵则人顺己以行义于下”，若求之以道义，则仕任实可施展济世救人之志，则何

① 见严可均辑《全晋文》（中华书局，1958年），页1828。

② 嵇绍《叙赵至》言：“（赵至）年十四，入太学观，时先君在学写石经古文之事讫去，遂随车问先君姓名。”

伤德之有？此见嵇康的固守绝尘自清，而嵇喜则“旁通多可”^①，与时推移，嵇喜之人生取径可谓与山涛、向秀、王戎等属“游外冥内”、“迹冥圆融”者同。

史称嵇喜有“当世之才”，据《北堂书钞》卷六十八引《嵇喜集》云：“晋武为抚军，妙选官属，以喜为功曹。”按晋武为抚军将军，在咸熙元年（265），时喜为功曹，功曹司掌功绩之考核。另据《晋书》卷三十八载齐王攸居文帝丧，哀毁过礼，杖而后起，左右以饭丸进之，攸泣而不受，司马嵇喜谏之曰：

毁不灭性，圣人所教，且大王地即密亲，任惟元辅，匹夫犹惜其命，以为祖宗，况荷天下之大业，辅帝室之重任，而可尽无极之哀，与颜闵争孝！不可令贤人笑，愚人幸也。

嵇喜还躬自进食，攸不得已，为之强饭。喜退，攸谓左右曰：“嵇司马将令我不忘居丧之节，得存区区之身耳。”时为咸熙二年（265），嵇喜时任卫军司马，司马综管军府，参谋军计。言“不可令贤人笑，愚人幸”，颇值得推敲，实可见嵇喜乃支持齐王攸者^②。及武帝即位，为扬州刺史，迁太仆宗正。又王隐《晋书》

① 嵇康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言山涛旁通多可，无所不能，康则执志始终如一。

② 此牵涉宫廷权位之争，按司马攸（248—283），司马昭子、晋武帝次弟。魏嘉平三年从讨王凌，封长乐亭侯。历散骑常侍、步兵校尉，封安昌侯，迁卫将军。后又迁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转镇军大将军，加侍中，后授太子太傅。咸宁二年（276），代贾充为司空。至武帝晚年，因太子不令，诸子并弱，遂为朝臣内外所属意。由是见忌于武帝，帝之近臣亦数构之，因于太康二年（282）被诏出莅封国，明年愤恚发疾，犹被催逼上道，未行而呕血死。

载：“嵇喜为太仆廐𩚑^①，冯陵知其英俊，待以宾友之礼，以状表上。”据《晋书·武帝纪》载泰始十年(274)九月吴将孙遵^②、李承帅寇江夏，太守嵇喜击破之，立河桥于富平津。又太康三年(282)九月，“吴故将莞恭^③、帛奉^④举兵反，攻害建邺令，遂围扬州，徐州刺史嵇喜讨平之。”^⑤此见嵇喜擅长武事，亦有文采，形貌又英俊，故在当时属秀出人物。

据《晋书·贺循传》载时任刺史的嵇喜曾举荐贺循为秀才，贺循是一位“操尚高厉，童龀不群，言行进止，必以礼让”，施政以宽惠为本，不求课最，使政教大行的贤俊之士^⑥。可见嵇喜不但具有军功，且赏士爱才，是一位有识见及才干，能尽心辅佐的砥柱之臣，史载其“有当世才”，岂虚言哉！其主要活动的年代，从魏末之从军起，历泰始、太康，在晋武帝朝，甚有军功。

其性行端正，是一位遵行儒学规范，即“违礼不为动，非法不

-
- ① 太仆，官名。掌管皇家车马及有关畜牧事。廐指古代贵族出巡时居前导或后随之骑士；廐为太仆属官，主养马。
- ② 孙遵，三国时吴将领。凤凰元年(272)吴西陵督步阐降晋，晋将羊祜、徐胤、杨肇乘机合击江陵。遵时为公安督，奉命巡南岸抵御羊祜。终以吴胜告终。
- ③ 莞恭，三国吴故将。晋太康三年(282)，与帛奉举兵反，攻杀建邺令，进围扬州。旋被徐州刺史嵇喜讨平。
- ④ 帛奉，三国吴将领。西晋武帝太康三年(282)九月，举兵反晋，攻害建邺令，围扬州。后为徐州刺史嵇喜讨平。
- ⑤ 《晋书·武帝纪》，页74。太康元年(280)，晋平吴而统一，然南北间之隔阂并未消失，反因亡国之恨而强化彼此互相仇视，江东士族对洛阳政权每采取消极不合作，甚至反叛，力谋复国者层出不穷，嵇含祖嵇喜就曾平过吴乱。
- ⑥ 贺循(260—319)，晋官吏。字彦先，会稽山阴(今浙江绍兴)人。初国相丁乂请为五官掾。刺史嵇绍举秀才，除阳羡令。《贺循传》谓：“刺史嵇喜举(循)秀才，除阳羡令，以宽惠为本。”

肯言”、“信道守诗书”^①，能敦励礼教，忠孝无亏的真礼教之士，此与“口说道义方，户内灭芬芳”、“拱若抱鼓”的虚伪之士，如何曾之流，不可同日而语。从其历任司马、江夏太守、徐州刺史、扬州刺史、太仆宗正卿，知其甚有政绩，故仕显宦达。其不容于诸名士，正以其为务守礼义名教之防，而斥任达者。其生卒年代约在西元二二〇至二九〇年左右，有集二卷，见于著录^②。

相对的，嵇康以娶沛穆王曹林子之女而为中散大夫^③，及司马氏掌朝权，屡征不仕，山涛举康自代，康答书拒绝；又“非汤武薄周孔”，中司马昭之祸心；又以倨傲奚落钟会，为会所恨，遂在司马昭面前诬嵇康为可虑的“卧龙”^④，是首号危险分子，以其具有乱群惑众的本事^⑤，乃执政者所欲打击的“浮华”之士^⑥，终至假吕安事件竟被牵连而遭诛，时为景元四年(263)左右。

嵇康标榜“心与口誓”，隐逸之士孙登观其性烈才隽，难免于今之世，而颜之推称康以“傲物受刑”；干宝《晋书》也言康：“不能被褐怀宝，矜才上人。”此取祸之阶也。当康临刑前，索琴，即嵇

① 阮籍《咏怀诗》中对真礼教之士仍存尊肃；于沽名钓誉无节操者，每鄙夷之。

② 《隋志》晋宗正《嵇喜集》一卷，《梁志》二卷，新、旧《唐书》皆作二卷。

③ 《魏志》二十：“沛穆王林薨，子纬嗣”，注云：“案《嵇氏谱》：嵇康妻，林子之女也。”则长乐亭主，乃曹操之曾孙女；而王隐《晋书》则言：“嵇康妻，魏武帝孙穆王林女也。”按当以《嵇氏谱》为正。

④ 钟会言于司马昭曰：“嵇康，卧龙也，不可起，公无忧天下，顾以康为虑耳。”颜延之《五君咏》，即言康龙性难驯，喜忤流议。

⑤ 嵇康临刑，三千太学生声援，请其为师，豪俊愿随其入狱，愈增司马氏之猜疑，凡此俱见其社会声望。

⑥ 钟会赞康：“昔齐戮华士，鲁诛少正卯，诚以害时乱教，故圣贤去之。康、安等言论放荡，非毁典谟，帝王者所不宜容。宜因衅除之，以淳风俗。”